

KODAK
LICENSED PRODUCT

M

T

U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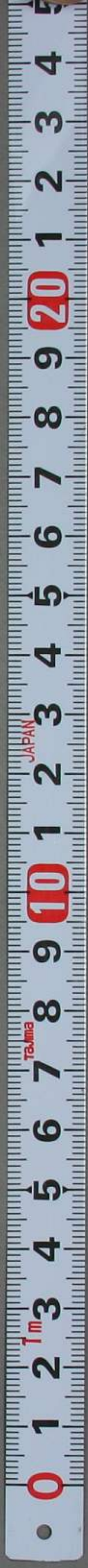


服部誠著
一部述

東京新纂昌記甲編

明
外
松
六
道
州
松
書

76
3200
4



門ヲ 0
號 3200
卷 4

行刻月十第車四卅百五千二元紀

服部誠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四編

東京奎章閣發兌

東京新繁昌記四編目錄

博覽會

臨時祭

附

說教場

開帳

夜肆

附

流歌

雜商

門外
不出
松本道別藏書

新繁昌記
卷 4
3051

新繁昌記 第四編

麥湯

西洋斷髮舖

新繁昌記四編目錄終

三階
二階
一階

東京新繁昌記四編

服部誠一著

博覽會

夫人之智識者，生於聞而長於見。聞一事則移左腳，見一物則進右腳。近世則逾前世，今時則倍昨時。明年之進步笑，今年之矇昧也。必矣。以當今景況比之，於慶應以內則進步之隔階級，恰如井底一蛙出於世而吞万像，其力能載地球而匍匐於天。古今物類藏於目下，內外事情記於臆底。智益開明，識益廣大。

實如易人耳目，然何所馬骨，入歌妓藉鬻，一媚言而昇公侯之尊，姐彼迦陬，生列學員，簿受三顧命，而登台鼎之爵位，等則瑣々細事不足，以為異元有其才，而唯磨其垢，功德之所致，非有猫變虎，愚化智之大沿革也。人弘其知識，則世界事物無一可異者，雖妖魔亦然矣。昔日画工九山氏，創描幽鬼之想像，被髮尖腰，蒼顏瘦臉，眼眸如含千恨，淚口舌似訴萬緒，怨人視之，則心魂震慄，身毛直豎，曾唱幽靈二字，則足以止孩兒一夜之啼聲，後世形之於演劇場，寫之於落語家，如重女阿岩之凶魂，人見而相狎，兇侮而不

怯，蓋知幽靈之為物，真如劇場一物，磷火非可異鬼，面鬼聲斷無是理也。雖乳兒不見其實物，則不曾信之，亦不曾異之，今日則以查卒代幽靈，曰巡查來則帝兒忽默是，兒子之智非如其量，唯觀其實物而真生其恐懼也。万物遯其原而能究其理，則宇宙之間概無可驚者，特可驚則在人智。目今之開明，或藏當年荒涼原為島，帝吾孀之荏戶城，又改稱東京而為花開九重之太都會，實可驚之第一也。世人目擊其換易，知識隨聞而不敢異其沿革，前日有人於茲白能一日而奔長崎一月而到歐米，則人聞為狂兒耶。

見為天狗耶必不有信之者也。見海有火輪船陸有鐵軌道而始信之。今日乘其船車而不驚其發明輕氣球若流行於都下則人必為與人車一揀觀余輩亦遇這隆世依然赤貧而不化福神者獨可異之一也。知識之生長於聞見恰如始飲一滴酒而終傾一大白不覺而進步者也。若有財力則能一巡五大洲而可弘其知識。然世有禍福人有貧富國民盡不能巡行世界而觀其實景也。雖泰西諸國未能使庶民皆知外國故設大小學校而專培養人智讀地理書而知世界地形閱歷史文而識萬國事情而記者之

智亦有廣狹書亦有異同又不免傳聞之誤謬如新聞誌亦然未可盡信其書也。於此設博物館而聚世界品物坐而使知萬國之景况次之以博覽會而新入耳目蓋隨人智聞有發明事一事不必止於一物亦有生百是所以開博覽會而補博物館之闕也。如我日本自政權遷武門米公伯割據雖有美物名產秘而不使輸之因襲之久以我一州為一天下安其管見而不敢求之於他國應以降萬機一新解人民束縛而設幾多學校使人智廣及全世界今又開博覽會而網羅內外之万物以許庶民縱覽是即使人

智長於實見也。決非如質唐人閱書畫會者。余記其
 概畧。欲以告僂邑。井姓博識先生。然物品之多。文筆
 之拙。不能記其一二。唯摸其形容。爾觀者詳欲知之。
 須到博覽會社。投二錢。而實見之。即揭榜文。與閱帳
 說教榜等。並立在於日本橋頭。
 數室之間。長架重層。低欄曲折。千器万具。整齊陳列。
 古奇新珍。櫛比鱗次。佳俗雜居。和漢混淆。與骨董家
 之肆店一樣。中央設小臺。而矢幾箇。方匣。縱橫區劃。
 以署貴品。與微物。露顯照綴。星光羅列也。似割烹亭
 之碗架。万品隨其類而異。其室先安置鳳輦於前室。

右側大方四尺。而形如小宮。烏漆金鏤紫幕。耀々草
 簾晃々望之。儼然近之。莊然觀者鞠躬。而知有其靈
 威。玄閣正面。有下地球儀。先為使知世界地形。而
 後示其產物。耶第_一室集古物。其前缺瓶。半腹則奈
 良皇城之所用碎瓦。其片則鎌倉幕府之遺物。釋伽
 手筆之經。神農自製之藥草。發其塚墳所得之鈍
 劍。則渾身腐爛。或想藏於大地。腹幾千年。聞某神帳
 奉遷之明鏡。則全面陰翳。果是隱於天島窟石万歲
 金貨銀幣。大判小判。恩經石川熊阪二大盜之手。采
 珊瑚。口中玳瑁。隨子疑自柳原切通。在之而露肆轉

賣一架則陳官服袞龍躍於聖袖者則御即位之正
服七曜輝於宸襟者則大常會之祭衣一塊電光乍
認金冠比聯珠影始見石帶楹子嵌骨未粘飯粒何
思一位之爵亂鳥雛形曾無羽翼此是武士之冠緇
衣黑於烏赤袍赤於狐長烏帽子如壽老人頭素襖
大紋似布袋坊面側有繡裳可知是女官服緋袴之
緋濃於小町緋唇白綾之白清於楊妃白膚三尺垂
鬢髮曾扣業平朝臣十二比翼衣舊泣中將維威紫
式部之綿綺褥稻田姬之花樣裳彩電垂襖紅霞濃
抹第二室則收羅古代之兵器紅鞞甲冑金鏤馬具

綺羅欺星光輝奪日形弓差剛或應三位賴政射怪
鳥之弓羊頭鳴鏞殊大想八郎為朝貫賊船之前陣
大鼓曾鳴不平大馬印屢揚武名羅城門蝶缺牌面
城門蝶缺木係渡邊綱功大江山鉄越即源賴光獲
菊池之千本鎗全一貫千首權五郎之大刀曾束斬
百敵辨慶笛出於高館古跡義經袴献自蝦夷人手
信玄大兜植毛不似法師頭秀吉面甲帶敵自如猿
猴面楠公短劍後醍醐磨忠光於千古義士提燈照
義名於今世刀劍架上有龍吼而水滴者即是五郎
入道正宗青江下阪千壽村政位列其左右電光掣

空青蛟蟠野一架則茶具古則益古舊則益舊器皆
醜自具極頑駘一奇一佳自有風致千利休翁杓子
不知其名則不充一銅錢價浮世又平彫物若其質
物則何如三文切觴草廬之敞壺曾受侯族三顧山
寺之缺釜今為豪家一寶樂器則陳其後架焦尾之
琴青葉之笛琵琶箏篋絲竹金石官商儼如微羽繹
如皆出於斯十二絃古來能斷英雄腸三線絲今日
巧飛少年魂一方楮紙一方雜墨雲葉飄飄烏汁疑
結筆頭在傍未放薜蘿越前楮先生與上佐矮紙子
越前製本書紙比肩南都平章事隣東京管城侯相

交東郵之繭絲總野之木綿又陳又排綿布絹帛紅
白相映綾羅錦繡金碧互輝七十餘州之布帛交錯
競美枕藉闢彩可知經百婦手來成一點抹紅阿娘
之紡績歎痕浣淚寡婦之組織山城縮緬履於彩霓
薩摩藤原於流霞甲州縞稱短命結城紬甚長壽
八丈鳴於黃西京高於緋越後之縞締玉川之絲纈
經綵緯綺花彩鳥紋百種千色織出於一室內中庭
忽見隕星之光煌々輝々炳乎射人即是日本第一
黃金之魚虎以之為博覽之會主一鱗價足以起一
家願以二箇畢九易其一片聞有八丈四面狸之罩

丸亦出之於博覽會可得一大商利其狸果產何國乎開明之時世他日必輸自海外來

磁器瓷瓶琢々疊々酒壺花甌水甕火桶帶錦色者則山城肥前之名產漆碧紋者則美濃尾張之精品近世陶工之盛造巨大燈籠出會者高過六尺不與石造如

小便桶殊大雖連數尻發不為狹欽具銅器亦與陶物伯仲石榴砲一丸可斃百人尻籠銃双手能放万丸鉄瓶圓於地藏頭銅釜大於地獄釜獸面爐坐鴨脚架立鉢鉢鑿鏈短長相隣在一隅本邦及物最為利雖菜刀足以斬金魚背骨况刺身庖丁乎一室則

數種漆器描金香盒銀鏤書匣篋筭筒桶爐平滑流油光澤鑑人梨地之高机或是石山寺之遺物烏髻之書架想應小倉山之寶器縫針匣粧鏡臺是非中將姬之愛品必屬阿輕之道具如農具與工具陸續交錯雜居於一室素山子之笠權兵衛之蓑孤播種之鋤亦在其中耕種器械一切疎粗非奇非佳泥泥泥冀固雖無可觀者人間生命全係這物瑞德國名生自一犁頭百穀千菜無不生自是善用之則富不用之則貧國家盛衰畢竟在這表相如我瑞德國開墾之術最為盛穀類多於庸醫百藥算筭青萊多於觀

70229

音千手指頭草實木果等物如塵如土山有栗隰有
 梨桃三年柿八年而結實紀州之柑船鳴名於結效
 口外山之乾柿竟味於娼婦尻甲州之葡萄亦美於
 腐儒氣味酸今列此會者藏玻璃筒而密緘其口概
 係外國產恰如隔牆見處女唯觀其面未嘗其味不
 知勝本邦產乎否獨以椰子實為奇品能琢磨之而
 如膝行畢丸者可以代杯杓乾近鑛山之術亦至盛
 大金銀鑛富不為少焉如佐渡金山有某氏所彫籬
 形即割獨木而為二片兩面摸其真景合之則為一
 山全面目真乎不異入其鑛山觀之是亦會中之一

奇品窩中恰如蜂巢也似石榴一則寫窩中景有把
 鶴觜鋤以鑛品形者有擔如網袋者荷土者浚水者四
 處則架小梁凸處則懸梯子千辛万苦汗勞可想一
 則鑛夫之家景也有春鑛石為密塵者有篩鑛粒為
 水簸者有丸之者有鑄之者百手千掌艱苦堪察觀
 者必知金貨之貴財主有迷技輩一片點語而生
 擲千金之心者乎亦足為放蕩者流懲器一架金鑛
 一架銀鑛如錫鐵等鑛石碌々作山至今算海外諸
 邦產多於西河原之石影於濱真砂之數或帶淡紅
 或含濃碧雖同一金鑛各異其色金鑛與銀鑛不可

得而辨此石可養強兵又可能保政府如金殿玉樓女御侍妾不足計何思人間之貧富國家之興廢在一箇石躰又列天然石於其左側怪兒異躰有妙頂禮奇者有滅法鬼佳者有如蟠龍者有如獅頭者富士石有馬築波石有馬珊瑚石玳瑁石連陰陽石羅列如星矢根石菊面石等不知其數如陽莖石長八寸有許與妓戶奉安置金陽物差同其大夜娼亦足以飽至竹木種類最為多焉紫檀黑檀鐵刀木紫竹淡竹孟宗竹如松樹杉木苦竹寒竹等物斗筲何足算東洋諸國所以富竹木者蓋由藪醫者之多與

木偶人之多耶聞泰西不曾生竹類或所以名醫輩出歟一室有北海道品物屋宇如鳩巢編丸木而為小廬衣服如荒布織木皮而製麁布什具一切不異茶人玩物聞土人頗嗜酒以着陳外套醉倒於沙上為人間無上快樂世人以為蕃俗然閩化先生而沉湎於酒傾家脫衣竟吐血死者不鮮矣以彼為蕃夷則以是為其酋長須近前一觀這蕃物免為其酋長兩室有支那朝鮮器物武內宿祢代百濟所獲香爐加藤清正於蔚山所搏虎牙支那帝之獻物朝鮮王之貢品可知以累世振我國威於異域也一室則

動物之集會毛獸頭多於狐之婚禮飛禽皆多於雀
 之酒宴狼面與貪吏如不飽驚眼同撈兒似無虛貓
 尾長贅於疾漢食官祿鷹爪利銳於奸商執算盤豪
 猪蹂躪泰西飛行於日本鳳鳥翔翱聖代來儀於東
 京百獸千鳥奇蹄異翼三足之犬兩頭之蛇一兩尺許
 為雙頭分為為兩國橋頭未曾見者多焉如魚類捕尋常
 魚網難獲物來鯨魚之骸骨鬚莖倍巨人脚脰胸之
 觸膝眼孔如小兒頭河豚腹膨時於燻婢食薯芋蟬
 魚頭團圓於餉尼蒙帽鞋三尺之蟹一丈之鮫遐域
 之物異國之產交錯翻尾枕藉橫鬣昆虫亦然螻蛄

怒而見人蝙蝠潛而避世春風蝴蝶黃白交翼秋風
 蜻蜒大小連羽金鐘兒欲與金琵琶語狗蠅黃似債
 紡線娘織蚯蚓之笛聒兒之戀幾種飛蟲結巢窠於
 一箱內允上從混沌之神代下至開明之今日宇宙
 品物盡萃於目下此中未見者不過水虎之尻珠赤
 鬼之首級
 最後室則泰西品物蓋輒迤移自澳大利博覽會來
 也金鏤銀飾星光昧射珠器玉具水色滴瀝玻璃粧
 鏡佛國製品幅七尺長過八尺大於地獄焰魔鏡蠟石肖像
 羨於龍宮乙姬面活版器械一瞬可摺千紙紡績道

具双手堪線百絲左圖埃及塚山圖埃及塚山土中
之大工巧而而觀古風於今日右額英國議院畫而
冠全世也誇盛勢於世界婦人常袴長於塩谷判官外套男子
禮帽高於鎌倉府公賴朝頭頭顱貨幣必印國王頭
鷹眼龍髯庶民握之而肚裏自生尊意勿誤認刑場
之梟首圖畫多摸美人半身玉臂啞乳少年觀之而
股間乍生凸所有或想西教之觀音無毛筆紙而書
二十四字速於蟹行兩面紙翻而記五大洲事細於
虫蝗更紗之花紋暗香欲動羅縷之鳥紋薄翅如振
白甕器之白甚白紅飾物之紅殊紅約臂環勝達魔

耳輪防瘡袋倍阿龜松茸卷烟草形欺花犬陰莖蒸
麥麵大似野馬生矢食物一切帶牛鼻腥飲醬悉皆
如猴釀廿其他品物雲集星列其數不可算坐而視
全世界指而觀乃像物千品万器無不聚無不出其
博覽其博覽全備而固歸博覽不具物亦博覽如吾
輩愚物亦博覽會中之物無不具也
戶鎖人定夜過三時室內何物為人聲歎曰嗚呼吾
弓箭兄弟今日之薄命如何上古與兄等辱為八幡
大神守護職奉神功皇后征三韓也大惠國威於異
域從太郎義家討叛賊也永鳴勇名於東郵或射怪

烏或斃魑魅武權全歸於吾兄弟奈須與一之中旭
扇田原藤太之殺百足皆係我腕力如我幕目稱武
門之秘術鳴鏑一鳴則雖惡魔怪鬼無不震慄有其
神靈可以知也故食祿於我門者幾百萬近世砲銃
之跋扈於邦內也噫吾權勢頓衰與兄等偕落魄於
腐土家不觀天日已久矣彤弓與弦離居白箭脫羽
流寓而後憂悶如何哉不啻為塵煤埋身躰如網被
縛鼠屎遭泥千恨積於山万感深於海弓之寄食於
骨董家者鯨膠之粘力亦盡而皮肉分裂彼侮而稱
贅物是賤而謂地足或有遭切斷化警捧者或有被

縲纆為度垣者矢則一束三文為必薪火葬於竈中
豈雖欲不歎得乎余數輩列此會者真如脫虎口一
箇鏘然振袖曰余亦有所同斯感慨余明珍信家之
弟一男也始父之生我也用鑿鐵造身躰百鍛千練
竭心力而漸成矣頭戴銀星辰額揭金鉞形緋衣紫
裳堅骨固筋君輩勁弓雖飛石箭來余不少悖遠則
驗於一之谷近則試於大坂陣終被養於大家而為
愛子常入鳥籠匣室少不離養君側近來羅紗筒服
頓受殊遇於我君余罷一朝而忽衰正是春花落花
委泥秋老殘柳凋霜禁銅於庫隅已數年幸而得赦

與君邂逅到底余輩零落如何哉服美衣者雖或遇
顧五月五日之飾物觀天日不過一年一四如吾從
弟既受辱於古鐵商手衣裝見剝懸縊賈櫓身軀見
解役鑄工家陷這塗炭皆係烏銳氏之跋扈也此患
何以能除此怨何因能報熟思將來再不可出於世
寧舉親族為溶解物嫁砲工師而化銳一軀為獅子
心中出則何時可能報其宿怨君輩羽箭速為鍛甕
炭可得而溶解余身是亦復離之一端也又一人
長歎曰呀汝聽余說吾身上此君等遺恨凡幾何哉
僕原來某國之產曾斬惡鬼首或嘗毒蛇腹入軍門

則不知誅幾百賊鮮血飽濺偉功屢顯遂以日本刀
名稱中世為某氏珍寶殊遇恩顧朝措余衣必磨余
面出入不離其腰間先主人頗勤文武之業實為托
身之人戊辰之亂內外恟々衆庶錯愕舊主不堪懷
慨而携吾奔東郵苦戰數回主人竟死於矢石間余
身亦蒙瑾為擒而後某氏數月既而落於骨釐鋪轉
賣東西受侮不少遇辱既多輒近脫刃者流之行也
吾輩直價比前日不過千分雖高祖正宗顧之者
甚鮮矣僕終係奸商手而一家分散目貫則為烟袋
鍍具鐵鏢則為紙商鎮子鈕與接葉則由帶金衣役

新錄 卷四
放鎊工如銅綠與銀頭則飄然去不知其所在一身
又降將代小斧者既數回是故單身來於此也吾儕
偶雖有鈍性比之於異域產則其利不待論然世人
棄我利刀愛彼鈍劍者何乎兵器元保國之要具汝
鈍士以為玩物耶追想當年實不得不慘然淚下一
人切齒扼腕曰余零落如泥土至無容一身地距今
十年以前出門則整々堂堂士為前驅而街道猶狹
行人先認余頭而後知其主一治一亂世變物換僕
輩先弓箭既已為長物中尤長物連大鎗長身皆屈
草蒲槍無曾顧吾曹者如劍君則夜令至落魄無家

系斷唯不過代斧斤伐竹木耳吾輩則無業可換全
身生鏽不知所為流寓商家者不見容其室佇立於
檐下而空待其腐朽子孫之斷絕已在目前君輩憂
心就與余身霹靂一聲又傍有人大罵曰汝等鈍兵
可默々々說昔日之富貴歟今日之零落愚亦甚矣
其言皆係不肖已拙而嫉人長汝等兵器雖襲來余
以數彈丸欲呼挫之我國若有外患汝何以能防長
槍不及飛箭不達蒙鐵甲披利刃茫然立望彼大洋
與一箇彈丸若來則非汝等可支是以余曹振兵
權於世思也我國由汝輩未全滅又未全洗兵士之

日弊即是開明之罪人從縛葬於大洋底可矣汝若改其過則因其旧功可以補防盜之警兵員也須脫旧習從余命余亦終幾變化而成今全備廢棄火繩砲則第一之沿革也如馬具輦能與世開明全變其旧樣獨如弓箭無所可用汝耆族不如入神道家守其秘術以防外教來寇也兵權全在余掌握世界何物又能出余上幕內乍有聲儼然振衣曰汝砲銳勿慢言苟生我皇國者皆余旗下之士也抑迎汝於異域者係誰指揮是余采幣之所令也汝等謹聽余言余身不帶寸鐵而能指揮百萬兵余非軍將未曾接

遇汝砲捨余謂推者何哉余若不用汝亦不免為鐵商奴苟為余主者聊暇於兵書上運謀於幃幕內而後命戰於余三軍勝敗在余一身上故觀世形勢最速矣迅變采幣為鞭或劔改名曰弓令雖換名與形未失指揮本旨如余屬吏既翻新旧樣螺貝為喇叭陣鼓為子箭旗章與大鼓則唯變其形耳汝砲亦一變其形與余輩同其趣弓箭之悲歎甲冑之哀泣其情雖可憐余未如之何而已獨銘刀有所可用汝祖先名草獲即三種之一賢人豈棄之乎然變汝徒則恐挽回兵士旧風是余所深憂汝轄可屬廢物

陣幕後，後撤，曰：米幣大將勿獨高其鼻，大將亦僕。幕中一人且君親父母遺骸，既被辱於紙屑商手，君雖未落家名，猶執權於兵器上，其實如受外人指揮，何等面目能誇於人？烏銃氏則異域產而非我國人，僕身雖下士官，未改旧樣，依然陣幕而兵器皆在僕幕內，僕若去陣營，則敵忽視樂屋，謀畧必洩，謀若洩，則雖有百器，狂言難成，僕謂皇國旧大臣可矣。群器齊放聲曰：汝以不改旧樣誇於人，是即旧幕也。鑰倉樵威今焉在幕，冷笑曰：不咎既往，不遺賢才，則當今之美政，身雖旧幕，天不棄余才，而貸余以菊花紋，汝

砲輩能向這菊花發，耶余不執一砲而橫行於邦內，人皆畏敬而平伏於余脚下，汝等猶能發慢言耶？時有警蹕聲，錦影晃然曰：汝百器議論朕在簾內具聞之，汝百器皆同朕臣也，用與不用只在朕心，何又爭其優劣？古以弓箭守我國，今因砲銃保我國，砲銃亦因有弓箭旧功而生也，况槍劍乎？朕非取棄旧採新，特以是換彼耳，汝百器皆有其職，隨又有其功，非與汝有司，膂力朕抱日丸，獨焉往？汝百器其黽勉，群器頓首服於一錦旗下。金鏞低尾搔首曰：吾日熱思吾身將來，無一樂事憂

心悄悄如津失舟又歸何處一榮一枯浮雲遮月吾
心之愁雲如結凝而不散一歎一悲暴風妖花吾身
之金花如掃衰而將落嗚呼世事如夢真不可恃也
喟然而歎潛然而泣古瓦從傍撫其背曰君勿悲歎
天下何物不係時之運命之流余少也貴矣曾住福
原御所屋根當時平氏之兵勢如激浪包山清盛之
權威似飛龍躍天公卿之車輻於我庭諸侯之馬嘶
於我門官女競花管絃湧海酒池肉林又舞又歌余
坐其上而實觀人間無上快樂時去運傾夢醒興空
奢侈之平家固無二世數年而源氏動風起於東方

平氏親族與秋葉飄颻於四方而忽也余屋如烈火
滅一年而棟傾二年而屋崩吾身竟埋沒土中不覩
天日幾百年何思遇昭代得再與諸君比肩於壇上
運命固在天用行舍藏樂天而已金鋪又歎曰我與
君則同是屋頭人位置雖同遺恨更異余在名古屋
也住名城擡頭日本國內無不知余者余名與天逆
鋒頽頽時勢一變而命余東下促駕不止固余所不
欲婦孺亦不肯去故國想到吾妻則直係鑄幣師身
躰被分拆必不免其死雖然主命之重不得不奉生
從受辱於他方寧不如自死夫婦接尾將投濠中余

又思世人見一人死恐下情死汚名情此國通音死亦不得忍耻掩淚而來東京余心與士族離祿一樣加之夫婦離居一夕不同其衾聞婦渡歐洲絕不知其安否余幸而雖未就死地與腐劍缺瓶等汚物同受庶人玩弄心之耻如被囚戶拘引為街頭觀物終此會則諸君復可歸其故鄉余身由有貴價到底不免鍛竈之死恰如抱璧沉淵噫如此感慨何說了而又泣下腐劍箸銷缺瓶開口憤然共進曰汝金鋪汝頑愚何故輕侮吾輩々々神代之功臣也久蟄牛中如野有遺賢今遇微顧者所謂舉人才之本旨也汝聞

口則稱貴族是猶旧疾說往事今世之所深耻也且汝雖為貴族未曾聞有旧勲我劍則在神代討賊我瓶則事皇祖供飲天恩其旧功逆則吾輩於都下也余反取與汝並立汝無用之贅物不如一箇盆石鱗振金鬘露銀牙曰汝不具物勿慢吐世言余若脫一鱗則可得買汝曹數百名盆石者何物若不遇其人轉於道路遭馬矢泥盆石敦然起曰余為無用玩物固不俟汝輩言然余性有美質而非人造物擲千金容易不可得故受人愛顧而常坐床頭且余髣髴鬚富嶽頂上帶白色則如冠水雪腰間含碧紋則似吐

雲雨是皆天然之妙造也在家不變入土不化鉄劍
則生鏽瓦瓶則必缺黃金亦出則忽變楮幣皆不如
余磐石難得也汝金鋪推其本則佐渡之砂石不異
何所馬骨為封侯亦何足尊鋪乍起身曰汝小奴能
侮貴族乎闔會万物合其全價不過余一身價余將
賣半身而使汝等於尾下又何言焉金麟皆豎銅
背半裂奮然已欲飛去香爐轉來扣其鬣曰君請坐
聽余說君為高貴世之所能知也斗筲古物何足共
論余亦雖曾要貴權本來贅物無用則亦無價故不
敢說曰君身不論新古為世界寶貨苟與彼輩交言

則知自泥其身請又勿言請又勿怒香爐故燒一香
道世事如余烟消則無跡議論亦然亦有何怨鋪傾
頭曰余豈敢好辨哉彼佞言逆余耳余不得敢默止
也香爐噴烟曰君曾止死者恐受黃銅名也今與余
輩頡頏則非鈍刀古瓦儕必不免為石香爐上俗呼
志古後下黃銅不亦一階乎鋪笑曰子言真高論高論
國音與余亦非有異志世俗有怨曰異志
香如臨時祭附開帳
上下神祇水祠末社無慮數千所在無不見華表行
處無不開鳴鈴殊以日枝山王神田二神為大社芝

口有神宮深川有八幡赤阪之氷川湯島之天神等
 屬中社琴平社鳴靈名于虎門水天宮鬻冥福于濱
 坊其他安置新社者亦不貳大小祭祀益繁益盛老
 幼群列傾海湧山從來以日枝神田為都下兩大祭
 事隔歲行之二神之產子以日本橋為其境畧互爭
 華美共競新奇錦繡塗地綾羅掃塵傾囊賭豪以為
 一壯觀名妓求雲鬢而擬俠男紫衣緋禪艷粧盛飾
 二人鳴柝木三人曳鉄棒徒行而為山車前驅麗娘
 蒙翠鬢而學俳技長袖寬帶花顏柳腰一女摸妃樣
 一女馮武裝舞躍而為神輿後殿物色之美麗人心

之狂譟實驚俗眼然箇是不過一祭日戊辰以降神
 事祭式一變川風史稱臨時祭者起先祭教旬橋頭
 街上揭榜文曰某社臨時祭自某月至某月與佛間
 開帳甚同其趣或與釋迦佛共有自遐方遷祀者釋
 迦佛仰東京賽錢增尊躰光天逆鋒來上野賴東國
 奉物磨靈身銷神遷佛米靈趾妙脚輻輳於都下富
 士講之錦旆飄於呂川成田社之綺幟閃於千住男
 女排陣鐘鼓整隊邀神聘佛先祭已為一祭事蓋敬
 鬼神而近之者亦神佛一新之繁昌
 本社正面奉安白幣左移神木右立錦旗莊嚴裝威

華羨輝祥，一雙吉鼠供海味百種，新菜獻山珍千點，燒燈衆星照靈，万顆積餅明珠敷德，一箇賜神酒，一箇賣靈符，賽錢兩拋打鼓雷轟，更安置一明鏡，設高壇於其前一箇，神官衣冠束帶坐壇上，說敬神愛國之道，聽者滿堂，爭席占地，一席則往年博識，隱居一席，則近日入學，丁推老媪五六合掌，俠男六七接臂，橫坊外，妻裏店，新婦番頭手代，士農工商，男女老幼，雜居混淆，大小連頭不異，圍于肆前，教導振白幣徐說，出曰：夫我日本者，万神統御之瑞國，有其靈驗，冠全世界，抑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二神立天，浮槁執



天瓊矛以探滄溟，鋒頭水滴凝成一鳴，形如蘆芽，名之曰馭盧鳴，二神降臨其鳴，生邦土山川生靈万物，是我國成立之始端，天祖大神則二神之長女，大神御高天原，照臨世界，大神避弟素戔鳴命之暴行，入天石窟，六合忽暗，群神懸鏡奏樂，大神啓戶，微見之，四海復明，其時之靈鏡，即是也，須近前拜一拜，大已貴命，少彥名命，經營國土，愛恤蒼生，禳災療病，百姓聊賴，而後皇統一系，万古不易，終為安樂隆盛之一豐國，汝蒼生，今日浴無量之德澤，皆天祖大神之恩賜也，神不崇乎國，不尊乎往古，蒙古之寇，我西邦

也神風一起覆賊兵船神功皇后之親征三韓也神
兵一怒鑿毛唐人神德不亦大乎國威下亦威乎須
拜一拜天祖大神則我國之始祖而乃汝蒼生之產
神故以敬其神愛其國為人民之本分汝父母則大
神之苗裔汝若不孝其父母是不敬神也汝室家則
我國土之一分汝若朝眠素餐苟懈其業是不愛我
國也天祖大神之明鑒乃赫赫日輪常監萬民勤惰
直降賞罰可不恐乎可不敬乎汝身服膺神國教意
口唱天祖大神四字千竈萬災必禳除造次必唱祖
神顯沛必稱祖神苟勿唱一遍念佛此時婆群鳴數

珠摩一摩低念南無阿彌陀佛更連捧双手合一合
高唱南無妙法蓮華經南無阿南無妙阿々妙々神
教忽混佛恰是似白幣與拂子戰一生引其袖曰汝
如不奉神教然何不唱祖神翁婆道得聽這靈驗真
妙之教全係如来祖始之冥德南無阿南無妙生道
汝必不免神罰汝眼忽失明汝耳忽失聰汝命亦恐
還高天原翁婆震慄一心真又唱南無妙南無阿講
師曰祖始與上人為難養近之則不尊遠之則瀟
錫商餐買魚鱗相連酒壚茶竈犬牙相接三伴五伍
假榻而憩一榻喫茶一榻呼酒又茶又酒一群齋肩

聽神教。末無方滅法。說神論佛。甲曰。不可連中元來
無學。一拳能搏千人。大口未讀半字。因飲水道。水能
養東京人之氣象。未詣伊勢地。又未知日本魂之風
味。唯復揖義。能守頑節。挫強助弱。意豪氣傑。票々赫
々。有進無退。有急奔請。援兵於不動。君無錢。迫要僥
倖。於觀音公。此他神佛。一切無用。是我社古來之教
則也。近來我社大有沿革。偶試爭鬪。則忽蒙懲役。一
脫衣著。則直遇罰金。渾身青龍。實屬畫餽。兩腕鬪痕。
亦無威名。此社曾以漸。是是我社。謂不自由。世所與
君等共感慨也。今日聽青稱。宜君說。始知國躰人道。

與自由束縛之理。屈余輩。不曾知國有靈。教慢惑溺。
頓慾和尚。說何其愚也。佛本來非我國產物。元自天
竺貿易者也。至論捨我父母。賴他眷族也。如何則畢
竟難。發一言。余輩雖膽甚大。賭命智則甚小矣。且余
日本人。祈我國神。則必有應佛者。他人也。縱令雖有
靈。不如父母愛其子之深情。余捨百佛。万事万端。依
賴一天祖大神。曾奉納於成田。非少余。直到成田。鳴
欺問世人罪。可盡剝奪。奉納物也不動。若吐火焰。以
我神國風。攘之。若振鏑。以我天逆鋒。討之所曾信
之觀音。自今。故屎乙起。色曰歇々々。汝朝深信佛教。

夕忽奉國教其心之輕薄不如一枚紙神教固雖可
 奉何可謗佛乎神宗門之開店未久焉佛氏既張大
 戶商業普繁盛於邦內不動公之開帳也持揭大榜
 文爾未報之於每戶如某宮教會招牌飄然可在報
 告或貼橫坊板屏為塵埃埋或懸混室牖戶為污水
 澆苟以記神名紙為與寄場招牌一樣觀不亦不敬
 乎雖然人之賽詣未及明王開帳觀今日教場念佛
 題目聲盈耳是佛氏之党倍我教社也汝一兩腕非
 能可斃况能可奪其劍乎不斃况能可奪其劍乎甲忽鼓氣曰汝佛
 党也即我仇敵也木像銅佛何能敵一靈幣釋伽佛

若剥其金箔忽失靈光我天祖大神在高天原也四
 海無所不照百佛金色不如大神一光線况不動之
 火乎我揭招牌不過報告一事如不動先開帳賦餉
 袋於每戶先掠人飯米後又奪賽錢其所為不離利
 一字貪心慾情元及教則速毀寺院絕其根可矣一
 叟從傍駁論曰二子言皆有蔽我神不可不敬佛亦
 不可不崇汝輩不知有教院乎神佛二教並說並行
 然世人立兩教間有如大惑者是未了解其教也到
 底以佛氏為我教門番則可矣若無守門者則恐蒙
 邪宗侵寇門番則亦維持神國之一器械何用廢毀

汝蒼生能修其身則不論神佛皆可矣又何容甞於
教門汝輩果有何善行二漢言塞激論火滅甲解惑
神々乎歸乙含憤佛々然去

近年閱帳之繁盛日本國中大小靈物苟有像者則
皆屈靈趾遙來東京網收賽錢磨佛光還本所回向
院則如閱帳會社釋迦仁王大師本尊等追次出現
先容漸讓後容々々又見後促鼎負連爭賽詣信心
講競奉納魚河岸之獻燈魚商必大燈益大絃妓藉之奉
額愈長旆幟林立餉米山重懸錦陣繡千位万置演
劇觀物亦奇中出奇貝細工巧形鳥獸磁器具妙造

人像以此二物為猿猴之舞熊羆之躍充滿一寺域
實無立錐地賽者與觀者輻自四方蟻隊作山蠅集
湧潮茶竈之彩幙閑無暇菜資之曲拊搗不及一佛
像來而闔都人課一閱帳而万金費嗚呼雖因佛躰
驗所有然非東京豈能致此繁昌乎友生來問曰近
輒有靈佛名者閱定例以外之帳未曾閱者亦閱帳
神之格雖不可測屢勞妙脚者出於神靈詭宜乎或
又入人夢促閱帳乎予曰嗚呼有靈驗我佛乎夫開
也者與閱化之閱一樣相似世一閱化則無以幻術
魔法誑惑人者靈佛亦速閱化而閱其帳欲現其真

躰以解人疑念也拜一近前私聞生活辨天亦盛開帳於暗堂是皆開化之開帳也嗚呼靈我佛德嗚呼盛我開帳一生曰不然々々子愚見最甚矣維新以來許佛家食魚肉故不取嫌膾氣於此佛骨化五倍子為山師製澹汁欲飽食都人而掠一朝大利明王輩開帳固係商法一事予驚曰妙哉明王之妙商世諺所謂以小鰕釣一大棘巖魚者予始觀之妙哉明王之妙商

夜肆

都下人口允一百萬一日所費不知幾萬金八百八

街肆店之繁昌亦可推也商間行商市中開市竟日賣而日亦不足繼以夜肆夜而又為一繁昌市乃至四衢通街繁會所則雜商曝買爭張露肆夾路連席經緯櫛比百貨百器一陳一排夜肆則感於夏秋最從日本橋向淺草街為熱鬧焉業夜商者大概隨處開店每夕易地昨夜所買今夕不知其已也賣器物者皆敷蒲席並燒蠟燭買食物者必安牀閣咸張燈火光燭熾天薰烟掠地僮夫不知者誤想遙街有火事火烟愈熾繁雜益劇滿街商賈呼叫湧潮陳丹菓與翠瓜煎團糕與甘釀車々握酢飯揆々炒豆食

天夫羅者指代箸摘取醜鍋肉者口啣串立骨董買
 繕瑾物巧欺君子古衣商補敵袍妙罔小人彩燈之
 間賣水大傘之下驚飴其間又數處挾伎人滑稽講
 師待客集合虛鳴扇而招不聽者皆為聲賣卜先生
 見人經過頻拈箸而道不占者必有災一床售楊枝
 齒藥一席堆箸匣枕函或列百物價皆二錢五厘音住
 文十任人擇取沽金魚者撐硝子甌弄池水於掌上
 銜涼虫者擔翠筠籠來秋聲於肩頭菜商以一把與
 一山為定規魚賈以十頭與半身為一則一山十頭
 價必一錢烟袋夾囊似羨甚粗錫子小刀似利最鈍

數本情書春色埋塵數冊經籍仁義後華觀之古
 物經賤吏趾歸來筒袖之垢衣脫兵卒背轉賣軸則
 多偽畫書則無真筆象牙之箸出自牛角鼈甲之櫛
 成自馬爪允夜肆品物新則出於價偽真則出於古
 舊鬻此物者出自裏店此商業元成於零落賣者不
 正買者亦然買之人多出自冷客中
 一耶一婦手巾掩面三絃鏗鏘向夕而出高調緩節
 行彈行歌似素如熟似巧猶拙此業最出於零落中
 零線賣隱技以糊其口曲必新內音必美清一曲章
 例不出二錢其曲意曰時適降來雪之霏霞亭子縛

附浦里於庭古木執竹筴打擲之了鬢綠兒縫其袖
道請免々々所謝之了鬢亦共縛之或打或撲或又
踰蹴浦里鎖眉埋腮又泣又悲正是雪約梅花風虐
海棠漸矯眉轉睛歐教拂淚道安身有罪縱遇呵責
亦無是非綠者又有何罪遇此打極綠吞淚道兒非
敢難堪唯思時次郎樣亦遇樓下打擲兒不堪遺憾
大娘能無怨乎浦里振身恰如狂氣又泣又說兒猶
思君况於妾心乎思彼情人今日彷徨於何處男歌
婦和声々逼真聽者環立衆皆動情名之曰流是亦
夜肆中之一物一生歎道歌者生計亦與明烏甚同

其趣曾為時次郎身飽極明烏愉快天易明烏易鳴
春夢忽與泡雷消滅身世亦與風葉零落今携浦里
說我往事而每夕鬻耻天明烏鳴而歸可憐生涯不
免明烏

紙屏間場挑梨柿柑追時堆菓或陳雞卵或列乾菓
其菓雖大多是腐敗場前構小欄相距三尺許一筒
十矢價約半錢客擁欄而爭吹發矢所中即得其物
名曰吹取一吹筒口万客嘗之流唾之臭氣可想矢
根皆秃飛々如雨偶中必逆獲者甚少客若百發百
中則我業忽傾巧者可去拙者可來客不知乎我生

計總在方尺場

古衣舊帶舊而更舊，啟而極啟，綾羅狼藉，青紅交錯，恰是地上之彩霓，風前之紅葉。大抵以糊代絲，洗漆補綴，裝舊為新，醫衰為健，花紋蒲團，返漆舊續，禪成藍青，足袋變化，古行纏束，一括纏縷，虱為巢穴，三尺啟襦，蚤結屯營，一客購新衣而歸，明朝映日，觀之我家，記紋自顯於冥々中，何思曾典淺黃，小袖忽化深黑，外套而復歸於舊主。

青皿白碟，火桶鐵瓶，茶器又陳，酒具又排，山陽之書常信之畫，望之真筆，近之偽物，薰烟新紙而擬古箋。

或有後世書朱印者，此商兩三結党，一人箕踞而為肆主，二人徘徊而擬客。見人過，則米論物價，甲道甚不慮乙道須減價，肆主不顧曰：官勿吐，戲言箇這烟管交飾金銀鑄為地金，有若干價，然今夕始開口，故可減數錢，非取言預價，欲去則呼，反則又說客遂將去，僮夫聞之以為烟管量目甚重，以元價猶不取為貴，曰：須減半圓，翁道已有前客，言官請可如二銖，值始定而拍手，乃故意如惜，曰：呵，庶矣，僮夫攸々歸，馬喰坊，旅店誇示之於他，則何圖，頹然質物走，反尋其商，飄然已去，不知所，在。

彩燈團圓，硝盃玲瓏，有賣涼味。於炎天熱鬧間，者水也。冰之聲清涼如滴，齒牙為寒，碎堅冰和冷水，或和柑水與砂糖，傾一盃，則渾身爽然，清涼洗骨，真如閑仙。竄於一盃中，昔年偶賣冰者，或取之於富嶽，或藏寒雪於土室者，也當今以器械製造之多，輸自箱館來，雖大都會，非因閑明，所致爭賣清涼。於盛夏一盃，堅冰亦開世恩波之一滴。

紅燈晃々散書，伊奈理須志五字，翁長呼曰：御稻荷樣。一種魚酢形如小袋，屠油豆腐腹而盛，滑蕪飯一箇半錢，一握足飽。稻荷愛狐々，嗜油饅，因有稻荷名。

都人呼物，下神名者不少。餉有雷神，粗粒團子，有天津兒根，亦有下神名。於婦人者，呼細君曰山神，呼寺婦曰大黑，呼密鬻春情於暗夜者曰焰魔，々々最流行於夜肆。蓋買之者多，住地獄裏店，予呼之曰蕩樂神。

人戶已鎖，露商漸散，茶飯豆腐之孤燈點淡，影暗夜發。蕎麥之小鈴鐺聲高，夜正過午，而更有閑一繁昌市者，乃麥湯是也。近年麥湯之盛，廣街河岸無處不閑。殊盛者，于兩國橋頭，于築地新富坊，或淺草廣路，或金杉橋畔，如上野廣路，有五十余竈，夾街占地。

招子燈不異稻荷奈燈雖賣冰者未如麥湯之繁昌
水洗人熱湯煖人身煖而又煖更又溫之何溫之
欲其種煖味使人魂消於麥湯中如其風味非余輩
鈍生所知聊記其景况於後

麥湯

數脚胡榻一縱一橫算疊波紋扇貯凉颼烟管草匣
副之匣殊小管殊長後懸一紅箋燈麥湯字外記其
店号燈下談小茶電鐵瓶磁碗老媪掌之先供麥湯
綠麥湯出櫻湯自櫻湯出葛湯次卯湯並和以砂糖
兩箇阿娘艷粧嬋妍嬌姿婀娜一則二八高髻堆雲

縵巾軟紅凉眼如賣凉娥眉欲費娥桃花面笑而巧
柳枝腰羣而細正是早梅香動春信始通一則二九
翠鬟沐來點雲未理結於後而挾以楊柳風態浮薄
動止灑落粉粧雖凝獨如依鼻與肥臀何面幸白哲
藉搭掩醜如使他薰也沒三文顏色恰似白桃花綻
曉露欲滴並着絞深浴衣藍紋摺霞世花宿月長袖
如招垂帶如呼佇立於榻前待客其景况真彼局媚
院一般

一痕團月遙懸於淺草天一桁清風遠來於品川濱
午熱漸消晚凉可掬人取新浴避暑於街頭兩三携

手三四連肩，緩步逍遙，微吟詩，踏火娘引袖，要道請
為小憇，大娘執管，拘呼請喫一烟，此聲與往年夜娼
遊年，呼容聲其相，似容蟻集於榻前，意指目擊
戲梅挑，挑有憚而遠望者，有狎而近窺者，有突抱其
背而下，恍惚二字去者，有暴剝其裾而謂觀音，開帳
奔者，或有視面而調弄之者，或有打臀而驚駭之者
此等客，則固屬油蟲，特食數片烟，而不投一文錢者
也，淨琉璃會已散去，人力車行漸，欲絕，鐵瓶湯減，松
聲自低，箋燈花結，星影始暗，夜如何乎，將十二時各
榻，只有兩三狎客，娘必授管吹烟，今愛均及數人，與

左客話，與右客笑，嬌於前客，眷於後客，恰是一枝，壯
丹開薰，於滿庭孤鳥，電信通傳，於四海客，亦各異其
趣，跌坐而論新聞之叢談，托腕而議台灣之征討，俠
漢舞口巧吐俳優之假聲，書生罵情細說娼妓之口
吻，傍阿娘膝頭，自慢動情，觸阿娘手，我獨傳信，啾々
艷語於榻隅者，今宵將果宿約也，喃喃密語於燈背
者，明日欲復同游也，恰如情人偷眼注其腰，此野郎
真如痴猫掉尾，繼其袖彼畜生，又始星之議論懶聞
人之誹謗，閑語雜話，雖有係世事者，到底不出於挑
娘一事，今宵之鹿果落孰手乎，記者不能知，卜者不

能占予欲問之於賣大麥湯醫者
娘傍一客膝頭道君則曾相見於何處之人
君必寄宿某樓上乎果其人也客道僕亦一日忽起
相識之情春戀何開知與不知妹君有曾住神田橋
外寄宿者之混室乎娘道在某混室幾過三年當時
蒙官輩恩顧不致所敢謝也客道卿何流寓於各處
不覓良緣櫻樹雖在深山人未知春風吹則必顯於
花色卿花顏一日之春必不可虛過想卿必當良人
在曰妹醜良如沙魚有誰顧之豈有能遇良緣之理
乎且妹不幸今春失慈萱無親力可恃者寄食於伯

母家偶因怒歌社友之勸開店於此處主公諒諸曰
勿巧此偽言僕竊聞卿既締盟於某夜々枉歸路問
談家也必矣俚哇所謂容邪魔於人之春游者投於
狗喰之僕亦永愁則將投於狗可畏々々娘一捻他
膝頭曰君言真可憎容為如避之狀道吓痛々々卿
何下這暴利娘撫他膝一撫莞爾呈笑曰娘敢謝君
請忍雖然君以無根作說調弄妹々亦不堪憤情君
言實有罪時適浮雲包月地上忽暗娘更執管投之
吹火光潑起熟視他面目於火光中笑又一笑真是
蓮花含露新嬌欲滴滴其襟客拈娘纖手曰君若

真無生春怨請可伴僕所之願私交一言七月七日
半避人娘故示背曰時已至炎暑官賜三旬休暇君
必與彼愛話兒閑長夜宴三十日夜膠於琴柱結双
蝶一塊之夢何等樂事真可羨妹傍君影亦恐被他
詛豈可得携君手乎客曰勿疑僕決無其事若有佳
耦携卿焉往客切々諭縷々說娘曰然則官請可賜
一證女子固多狐疑私也若不得其證妹不可敢
從君言也曰僕幸有寫真在明夕必贈之以為證曰
君心真然則春風豈不吹乎君必勿欺騙客探懷投
金曰聊呈寸志以為假證君亦勿罔僕此時娘偷他

眼以自家白臉摩他紅臉一摩客渾身如濺冷水環
乎徹感有與遇魑魅是即魑一樣之情遂固約明
夕殘思於一涼榻去娘追下拊其背曰君必勿忘吃
度二字客顧曰吃度々々
何人低々唱一片戀歌過娘傾耳思何其声似我情
人乎駭殺戛々一走追影遂及之於街側頃每坊
傍少年避無方便胸裏悻々娘含怨喃喃々說曰昨夕
為期月出相遇之約月高不來月落不來何欺騙人
娘思如焦不堪胸焰即說辭曰昨則三十日檢簿合
算是商家之定額郎亦役手代後侍主人前執算盤

及夜半此故不能偷寸暇也郎非敢欺卿娘歎啟涕
泣口啣垂鬢手執郎袂曰所以俟君者非他娘頃日
嗜酸味逾常絕不見月事自摩我肚實為非常之身
桃李花開則必結實嗚呼如此肚何此肚實為非常之身
作首末二月三月以袖掩之隨及四月五月又不可
掩人之卷評亦不可鎖客既知娘與君有盟無曾顧
娘店者開店以來一夕未遇奇獲是皆係君身聞君
年季猶有二年娘幸而分身未能為川字樂噫如此
身何溺於三义水乎投於野中并乎娘死生唯在君
一心上說了又泣郎歎一歎曰已至其事則又不可

為照準天朝之規則可決其宜也其子若女則卿養
男則郎養曰娘身不能糊其口何以能養其子曰雖
然郎無策可施以命亦無金不能寧共投於水乎娘
寄口於他耳曰彼阿杉婆勸娘為某妾聞官等高娘
瞑目忍耻一侍其枕藉則擬謂其子亦有辞事果成
則母子安閑君亦無憂如後與君尋偕老盟又有策
唯以浣身故敢謀之於君々若諾則娘行郎撫鬢少
安曰雖稗史家筆未聞有如此明策策音亦郎決無
異論卿速可行也娘又起愁色曰杉婆道辦一行裝
來浴衣已垢常帶已敝自非贖曾典衣與帶更裁一

新衫不能行其金若于獨如之何郎低聲曰衣裳則
 在郎店金則謀於同儕償之唯卿勿誤其密事其人
 密語良久已止手自相觸脚自相交正是鴛鴦合翼
 將眠波間提燈一晃革靴登然巡吏叱吒於不意來
 兩箇吃愕驚散蹶於案摩師杖案摩亦驚蹶於睡狗
 哮々刺々皆驚而去
 二箇工男剥裳跌坐於一榻甲肩帕乙手之甲謂乙
 曰頃日無大匠事工料亦減百般工人謂利則利然
 其分際可知到底無大勝利小可輩雖倒步難敵藝
 人能讀橫文一冊巧此異人假聲則忽上官員保傲

尊大不人視人余輩卒七年李漸為一日五十錢之
 人不亦愚狀乎觀彼俳優殊可謂盛如守田座既詳
 編專馮一新景况為大熱鬧且被阿娘戀慕亦一幸
 福娘連若聞惡評彥三輩忽起憤怒十倍防我夫侮
 彼元一箇乞食天何愛乞食不愛工人乙曰金杉之
 新座亦豪氣之一中娘容嘴曰權郎改稱團十郎聞
 新技而揭名何等奇觀甲曰娘公既一觀乎曰否聞
 之於金七郎乙曰雖火於瓜無建金庫之日途寧為
 一大牢携娘公可到金杉甲曰可矣妙矣善事則可
 速饅糕則尊温明朝直可緣出乙曰休々明日一六

斷髮連中占斷觀棚小可氣象雖非敢慳劣觀榜貓
店怪獸謂故忽激癩癩勿乃不如避娘曰斷髮頭顯
必暴妹甚厭之請期他日甲曰娘公猶厭何等斷髮
或嫌黑奴乎彼亦斷髮獨不欲之也如日本人則可
無君不愛者異人剃赤髮則猶可矣聞娘公擒山手
大將既弄之於掌上何等引力引音與彥三權郎固
不及谷風雷電故亦不及也况大工漫匠乎百
工終日之勞料不如娘一夕枕價文明乎開化乎皆
歸婦人一尾故有夫則必尾之尾亦大尾柳橋怪獸
論其藝價不如鳴蜩一声貓之繁昌亦先其尾後其

面部真尻則金匣也雖猫皮薄賴尻有金能不破裂
不亦奇乎乙曰旧雪駄有金屬廢而新雪駄行是亦
一新中一物娘掩他口曰這口可惡甲曰男子之上
口雖惡不敢為害女子之下口雖好能為災娘公下
口若能語則何等惡醜小可口則端正之口未曾吐
一虛言乙鼓氣曰虛言與禿頭元不可結宜哉言乎
娘改諱曰劇場行之約除明日則又期何日乙顧甲
曰想一日賞用約五圓金汝能償之乎甲曰俳優固
非余性所欲以余一片假聲不如換五圓觀也娘曰
謂不吐虛之口未乾忽吐虛何等拙夫何等未練娘

上口固不吐虛下口則未噙一物無可吐者汝輩兩口難敵娘一口豈可抗娘上下口乎摘他鼻頭一扭甲乙曰此手可畏即擒大將之手娘大冷笑曰世謂之摘鼻野郎

西洋斷髮舖

十尺小肆漆板擬石塗柱欺鐵形如異人館而與初編所謂西洋目鏡舖甚同其趣一箇禿棒頭圓如玉簪花渾身斜畫紅白二線建之於肆前以為招子案西人則帶雪白東人則含菓紅々白二色則像之圓頭則擬其頭髮嫩予將問之於博識先生中央安竟

子一隅設水甕懸剪刀於其側獸皮以磨剃刀毛刷以代密篋客凭凳子為如跌坐僧之狀親方立其後下剪刀斬々軋々髮隨鉸飛席上髮可掬全頭髮了則塗洗膏而沐之濺香水而澤之頭顱始輕人皆呼快因脩髮忽化開化頭無復顧冀狀束藁者世人一入斷髮堂則喋々論英佛之風俗其容姿亦有不異其國人者僮夫聞之以為凡有學才者自頭顱至趾踵皆從海外輸入者也是非敢然開化之風俗亦復古更始之一物也今觀都俗男而不斷髮者曰因循婦而不剃眉者曰開化或有壯而蓄鬚正學古代風

少郎或有老而磨齒再開十六春情婦呼之謂文明
乎我國上古則男女皆被髮而服窄袖古與今則特
不過左其衽與右之爾是即復古之一新風而決非
輸入物人亦泥於旧習而勿費香膏與掠頭頭顱既
開化則心腸亦自可為文明也斷髮頭則可謂開化
雛形器物成自雛形開化始自頭顱々々則腦水之
居室腦水則四肢之長官々々若因循則手之所舞
足之所踏皆不免固陋勸乎々々我党小子束髮依
然為髻不知所以斷之苟托頭於我社者則開化之
徒也七髻八頭髮之無餘斷乎斷乎我待頭者也散

髮有數種曰英風曰佛風或曰日本風其值每店雖
不同初髮則約不出於二三銖間再髮則七八錢較
近有稱一窻形者剃前髮與中髮而髮其餘髮恰如
窻形因循與開化戰於一頭上名之可謂半開頭乎
是亦將問於博識先生
代地隱居自稱博學之古物不曾懸泰西事情於鼻
頭開化議論入耳則聾聾而不顧之一生叩叟曰蜻
蜓立於叟頭也久焉何與髻雪共不掃之叟如確
乎送生涯於頑固中則雖遇昭代無一樂事叟又有
何樂叟舉頤苦笑曰世人斷髮則不論其賢愚總稱

之開化頭顯雖能開化心腸未洗濯則無一裨益汝亦有何樂君子訥於言而欲敏於行開化薄於虛飾而欲厚於實行更甚不欲當今之風俗世人道孔子之道則迂也釋迦之說則虛也獨以夷人之寐語為有利果有利則人信之也不待言然如洋學私校則中途而廢類恰如裏店婚禮大低無稱長持者此敵則流於虛飾而生於費用不能支謂學校則始建築羨室而必張大門戶終多數月間而瓦解者學問之道則在其書不在其室未聞有受教於王樓則進聞道於草廬則却之理泰西諸國則謂起我力不能維

持之大業者為英雄乎學校而有不如教一冊商賈往來寺小屋先生者唯賣虛飾而無實行者如戲場觀物招牌何足盡信斷髮頭亦質開化之招牌更惡口吐虛義而身無實行者故頭上之蜻蚨未掃也更說了將着敝屣去生留袖口老先以斷髮為招牌々々則元其招牌也然以招牌為虛飾乎西施蒙糞桶則人皆掩鼻而過小町為乞食則人必掩眼而不顧是非其失表只由欠其粉粧不見人愛顧也爰有大洋學士頭戴束髮腰橫長劍短袖矮袴頭真乎頑固面則人必不信之也又爰有一生雖未讀一葉洋書

頭既斷髮身纏洋服踵着革靴則人視做有學力者
風俗既開化則言行不必固陋是皆因有一箇招牌
也芝居不揭繪看板則無顧之者名藥不敷功能書
則無買之者况人而無招牌有誰目之叟大笑曰頭
髮則僅費二銖而能開化肚裏之臭垢則何以能洗
生曰有々近頃病院之盛以器械視患者胸部又如
吉原則既設檢癩院專有下門之穿鑿上部與下部
則可得能洗之所未見則緣寸許中部爾是亦必有
發明良法者而能洗之僕則經濟家也須問之於窮
理家天下人民未全開化者則畢竟招牌之數未多

也今大募斷髮師盡捕長髮人而斷之可矣親方止
剪刀曰斷髮則小可之職掌雖百万頭我社能芟閱
化之請負則先可下於余手也叟曰頭顱則雖托之
於此舖肚裏之洗濯則委之於何人窮理先生亦住
於何處親方曰人各有職頭顱則小可司之腹部則
欲謀之於西洋洗濯肆肺腸如敞則送之於西洋裁
縫店補綴之則如何衆大笑而去

東京新繁昌記卷之四終

繁昌記卷之四終

明治七年第十月
 發京橋銀笠三町目
 兌山城屋政告
 行

